

他们为祖国而战

[苏]米·肖洛霍夫著

133243/10

上海人民出版社

他们为祖国而战

——长篇小说的若干章节——

[苏]米·肖洛霍夫著

史 刃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Михаил Шолох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8 томах

Том VIII

ОНИ СРАЖАЛИСЬ ЗА РОДИНУ

— Главы из романа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Москва, 1962

根据苏联《真理报》出版社《肖洛霍夫文集》第八卷莫斯科 1962 年版译出

他们为祖国而战

——长篇小说的若干章节——

〔苏〕米·肖洛霍夫著

史 羽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49,000

1973 年 7 月第 1 版 197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9,000

统一书号: 10171·206 定价: 0.51 元

内 部 发 行

译者说明

《他们为祖国而战》是肖洛霍夫所写的一部以苏联卫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全书约十五万字,据作者自称仅是“长篇小说的若干章节”。

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以极其阴暗的笔调描写了苏军一九四二年夏季在顿河草原上的保卫战。当时,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胜利地粉碎了德军进攻的苏联红军,已摆脱了防御中的被动状态,正处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个卫国战争的转折点的前夕。但作者却炮制了红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的场面,肆意渲染战争的恐怖和苦难,把红军战士丑化为一群贪生怕死、军纪败坏的胆小鬼和骗子手。他妄图通过歪曲苏联卫国战争的手法,来达到否定一切革命和正义战争的目的。

此书不仅思想内容反动,艺术上也趣味低级、极其拙劣。我们翻译和出版此书的目的,是为了给大家在批判肖洛霍夫时提供一点资料。

黎明以前，浓郁而和煦的春风，一阵紧接一阵，沿着宽阔的干谷从南方吹来。

路上，融雪汇成的水洼，过夜结了薄冰，现在冰面又润湿了。在沟壑里，布满洞眼的残雪，夜里上了微冻，此刻正开始喀啦喀啦地下陷。乌云象一片片黑色的船帆，被风吹得倾斜了，低低地贴近地面，在黑漆漆的天空中向北方飘去。数不清的一群群野鸭、野鹅和雁，在半路上等待天气回暖等得不耐烦了，这会儿就嘎嘎地叫着，使劲煽动着翅膀，划开潮湿的空气，撵过缓慢而庄严地向前飘去的乌云，往年年营巢的地方急急飞去，使空中充满了抑制的快乐的喧嚣。

早在日出以前，契尔诺亚尔斯克拖拉机站的总农艺师尼古拉·斯特列里佐夫就醒来了。百叶窗诉苦似地发出吱吱格格的响声。风在烟囱里尖声呼号。屋顶上钉得不牢的铁皮喀啷喀啷响个不停。

尼古拉两手枕在脑后，久久地朝天躺着，眼睛茫然望着黎明前朦胧的天空，耳朵一会儿听听拍打着房子墙壁的一阵阵风声，一会儿听听睡在身旁的妻子均匀的、象孩子般平静的呼吸声。

不多一会儿，雨点开始滴滴嗒嗒地敲打起屋顶来，风静了点儿，只听见水顺着水落管咕嘟咕嘟地流动，还发出淙淙的声音，又柔软又沉重地泻在湿漉漉的地面上。

睡意全无了。尼古拉爬起来，悄悄地用光脚踩着吱格吱格响的地板，走到桌子跟前，点着了灯，坐下来吸烟。从马马虎虎铺就的地板缝里冒上来一股砭骨的寒气。尼古拉笨拙地盘起两条长腿，

然后把身子坐坐舒服，倾听起雨声来：雨不但没有变小，反而越下越大了。

“太好啦！湿度又会增加了，”尼古拉满意地想，马上决定早上就到大田里去一次，看看“共产主义之路”集体农庄的越冬作物，顺便看一看秋耕地。

他吸完一支烟，穿好衣服，套上短统胶靴，披上油布雨衣，可是帽子怎么也找不着。他在柜子后面、桌子下面，又在昏暗的穿堂里的衣架底下，找了好一阵。他回到卧室里，悄悄地走到床边，站了一会儿。奥尔迦脸向墙壁睡着。她那淡黄而略带棕色的头发，乱蓬蓬地披散在枕头上。白得耀眼的无袖睡衣的攀带，深深地嵌进浅黑而丰满的肩膀，差不多碰到了那块褐色的圆圆的胎记。

“她没听见刮风，也没听见下雨……睡得这么香，仿佛她的良心再清白也没有了，”尼古拉想，又爱又恨地瞧着背着光侧身而睡的妻子。

他在床边又站了一会儿，闭上眼睛，心头怀着隐痛，断断续续、恍恍惚惚地回想着不久以前幸福的往事。黎明前的这场好雨、把冬天萧条的气氛一扫而光的强劲春风和集体农庄即将开始艰苦而又愉快的田间劳动，使他产生了一种平静的快乐，然而现在，他整个身心却感觉到这种快乐正在无法阻止地渐渐离开他……

尼古拉光着头走到门口。可是，黑漆漆的天空中野鸭煽动翅膀的声音，如今不再象往年那样使他神往了，就连雁群那种令人向往神秘的远方的、呻吟般的呼应声，也不再象往年那样有力地激起他打猎的兴致来了。在他瞧着妻子那张亲切而又疏远的脸的那一瞬间，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油然而生。周围的一切，此刻在尼古拉看来都变了样。整个广漠无垠、生气蓬勃的大地，在他看来也变了样……

雨越下越大了。它倾斜、细密、下得很急，象在夏天一样慷慨地灌溉着大地。尼古拉听任风雨吹打光着的脑袋，贪婪地翕动鼻孔，

想闻到解冻的黑土的淡淡的味儿，结果却是徒然，——寒冷的土地还没有气息。就连这开春的第一场雨——在黎明前的朦胧中没有生气，没有颜色——也缺乏一般春雨所具有的那种淡淡的香气。至少尼古拉觉得这样。

他把雨衣的风帽拉到头上，向马房走去，准备给马添些草料。黑马老远就嗅出了主人，低声嘶叫起来，迫不及待地倒换着后蹄，蹄铁蹬得地板咚咚直响。

马房里又暖和又干燥。里面散发出遥远的夏天的气息以及储存了很久的草原干草和马汗的味儿。尼古拉点着了提灯，把干草放在秣槽里，拉下头上的风帽。

马独个儿待在黑暗的马房里很寂寞。它勉强闻了闻干草，打了个唿噜，向主人伸过头去，小心翼翼地用缎子一样的嘴唇挨近他的面颊，可是，它那柔软的鼻尖一碰着主人的硬胡子，就不满地打了个响鼻，把嚼碎的干草的气息热呼呼地喷了主人一脸，接着淘气地嚼起雨衣袖子来。尼古拉情绪好的时候，总是跟马谈谈话，乐意领受它的抚爱。可是此刻他没有这样的心情。他粗暴地把马推开，向门口走去。

黑马还没完全相信主人情绪恶劣，顽皮地转过身，用屁股拦住马房的出口。尼古拉自己也没料到竟会使劲在马背上捶了一拳，哑着嗓子嚷道：

“玩昏头了，滚你的蛋！……”

黑马全身打了个颤，后退两步，不断地倒换着蹄子，怯生生地紧贴到墙上。尼古拉因为自己无缘无故发脾气，心里感到害臊。他拿下挂在钉子上的提灯，没有把它熄掉，却不知怎的把它放在地板上，自己坐到摆在门口的鞍子上，吸起烟来。过了一会儿，他低声说道：

“喂，对不起，老弟，生活中什么事都会有啊……”

黑马突然弓起脖子，鼓出发亮的紫色眼球，望了望垂头丧气地

坐着的主人，然后开始懒洋洋地、苏苏发响地嚼起干草来。

马房里忧郁地发散着枯萎的草原野草的味儿，密雨象在秋天一样淅淅沥沥落在芦苇屋顶上，天空出现了灰蒙蒙的曙光……尼古拉垂下头，两肘沉重地搁在膝盖上，坐了好一阵。他不想回到妻子正在睡觉的屋子里去，不想看见她那散在枕头上的微微鬈曲的淡黄头发和黑黑的肩膀上那块熟悉得要命的圆圆胎记。在这儿，在马房里，他似乎觉得好过些，安静些……

他推开门的时候，天差不多已经完全亮了。一团团肮脏的迷雾悬在光秃秃的杨树上空。拖拉机站的房子和远处依稀可辨的村庄，沉没在一片苍茫的烟雾之中。洋槐被寒霜打坏的纤细枝条，在风中冷得直打哆嗦。忽然，在黎明前的寂静中，一阵充满非人间所有的凄凉的鹤唳，从九霄云外传来，直达地面。

尼古拉的心一阵绞痛。他敏捷地站起来，久久地倾听着逐渐消失的鹤群的哀鸣，然后象在梦中一样低沉地呻吟起来，自言自语地说：

“哦，我再也受不了啦！得跟奥尔迦把事情彻底弄清楚……我再也受不了啦！我再也过不下去啦！”

被悲哀和嫉妒压倒了的尼古拉·斯特列里佐夫，就这么不愉快地迎接了春回大地的第一天。在这同一天里，当朝阳升起的时候，在离尼古拉家不远的的一个沙质粘土的小丘上，第一棵小草的第一片幼芽破土而出。小草淡绿色的尖尖头，刚刺穿一片秋天里不知从哪儿飘来的腐烂了的槭树叶，又立刻被落到它身上的一滴过重的雨珠压弯了。可是不多一会儿，南风低低地沿着地面吹过，那片生命早已消逝的槭树叶就化为潮湿的尘屑，而那滴雨珠也哆嗦了一下，滚到了地上，于是小草晃了晃，又抬起头来，挺直了身子。在这无比广阔的地面上，它虽然显得孤独、可怜、不引人注目，可是它却顽强而贪婪地倾向生命的永恒的源泉，倾向太阳。

在一垛麦秸旁边，土地还没有完全解冻，一台“契特泽”牌拖拉

机^①，来了个急转弯，左边的履带下迸溅出混杂着稀泥和麦秸的冰屑，轻快地向耕地驶去。可是在田头猛地往后陷了下去，每挣扎一下，就在黑色的有吸力的泥浆里陷得更深，终于停住了。青烟笼罩了拖拉机，又在褐色的留茬地上铺开来，好象一大幅绞过的布。马达打起慢转来，静止了。

拖拉机手向拖拉机队休息的废车厢走去，困难地把脚从泥泞里拔出来，一路上用纱头擦着手，嘴里嘟嘟囔囔地骂着人。

“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伊凡·斯捷潘诺维奇，今天还不能开耕，——你看，果然把拖拉机陷住了。如今只有鬼才能把它拉出来！要忙到天黑了，”尼古拉怒气冲冲地说，不时拈拈黑色的小胡子，带着掩饰不住的烦恼，瞧着拖拉机站站长丰满红润的脸。

站长只伤心地哼了一声，什么也没有回答。直到走近车厢，他才从一旁心平气和地瞅了一眼尼古拉，说：

“你也别难过了。犯不着为了些小事情难过。你那台拖拉机沉不了，什么乱子也不会出的！天黑以前大伙儿准会把它拉出来的。到后天我们再来试试。俗话说，试试不吃亏。早晚总得开耕，难道要等到干得刮灰沙吗？你到秋播地去过啦？”

“四五天前去过了。”

“那边怎么样？”

“没什么，过了冬啦。下边，在光谷地附近，有一小部分庄稼被水沤坏了。”

“多吗？”

“不多，少得很，还不到两公顷，不过也得补种一下。现在我再到那边去一趟，去看看。到后天你也别想试耕，伊凡·斯捷潘诺维奇！我知道你这人很固执，可是土地并不会因为你这种性格而干得快些。我要是做了你，就会把两台履带拖拉机调到‘曙光’集

① “契特泽”牌拖拉机是契利亚宾斯克拖拉机厂出的拖拉机的简称。——译者

体农庄^①去。你也知道,那边是灰沙土,可以放大胆子耕。”

站长吃惊地摆摆手:

“那不是得转移吗?那不是得浪费燃料吗?这种话你还是别对我说的!笑话,为了两天的时间,就让拖拉机多跑十二公里地!如果这么办,我会给区委骂得狗血喷头的!会说我不懂得及时安排力量,会说我考虑不周,还有什么罪名不会落到我的头上来啊!不,关于转移的问题,我连听都不要听。”

“那么照你的意思,宁可让拖拉机停在这里窝工吗?”

站长皱起眉头,默默地摆了摆手,表示谈话到此结束了。他绝不想再听尼古拉说出新的理由来,就加快脚步,可是尼古拉赶上了他,问:

“你干吗不回答呀?沉默可不是对你有利的论据。”

“要说的话都已经说了,你也不必费神到队里去开辩论会了。”

“行,我们就把你所说的‘辩论会’改到别的地方去开吧。”

“改到哪儿去开啊,譬如说?”

“嗯,就改到区委去开吧。”

性格开朗的站长为人一向厚道。这一次他也声音洪亮地哈哈大笑起来,用肉鼓鼓的手掌拍拍尼古拉的肩膀:

“哦,你这人性子真急啊,尼古拉农艺师!你要明白,性子急的人哪会有什么好结果呢?对了,就是这样!你倒试试去敲敲区委的门看,你会在那边首先挨一顿好骂的,我还要控告你越权,干涉我的行政职务。你说怎么样?”

宽宏大量的站长,总是用这种无比的温厚,把急躁的尼古拉解除了武装。尼古拉虽然没有理睬他的玩笑,但是已经平心静气得多了,说:

“我又没有干涉,我只是劝告……”

^① 在此书一九五九年的版本中,该农庄称为“斯大林人”集体农庄。一九六二年的版本改为“曙光”集体农庄。——译者

可是站长打断了他的话：

“主要的是别激动。对你这样皮包骨头的身体，激动是有害的。”

不过，他一看到尼古拉皱起眉头，就不再用开玩笑的口吻，一本正经地说起来：

“鬼才知道，也许你是对的。让我想一想，跟队长商量商量，如果真是那样，如果办得到的话，那我们夜里就把拖拉机调到‘曙光’去。那边没有问题，准可以开耕。不过我想，在那边，罗曼宁柯自己也应付得了。得打个电话给他，问一下，他有没有动手耕地，还是在犹豫不决。”接着，他对走到跟前来的拖拉机手责难地摇摇头说：“嗨，费道尔，费道尔！你这宝贝，可真有一手，怎么拖拉机都叫你搁住了！还算是当过坦克手和军事训练中的优秀战士的呢……”

拖拉机手费道尔·别里亚文被朋友们叫作“黑甲虫”，这不是没有缘故的，他一身是黑：黑皮靴、黑棉裤、肩膀很宽的黑棉袄、黑色的风帽连帽顶都是黑皮做的，黑色的额发潇洒地从风帽里垂下来，连那浅黑的脸上都涂满洗不掉的煤烟和机油——这一切都证明他那摆脱不掉的绰号是正确的。

他嘲弄地眯缝着眼睛，蓝色的眼白和白得发青的牙齿闪闪发光。只听他回答说：

“托你的福搁住了，伊凡·斯捷潘诺维奇！我们大家——队长也好，农艺师也好，所有的拖拉机手也好，全都对你说拖拉机还不能走，可是能说服得了你吗？一心一意就是——试试看，试试看。现在你就去欣赏欣赏它吧，帮我们把它拉出来吧。你有的是力气。你自己长得就象台‘契特泽’。一个冬天下来，保养得可真不错啊！”

“哭鼻子了！”站长心平气和而稍微带些轻蔑的口气说。“瞧你都掉起眼泪来了，可是姑娘们还把你当作英雄看待呐。真是错看了人，我认为……好，我们去看看，看你是怎样把它搁住了的。”

他们两人向拖拉机走去。队长跟另外两个拖拉机手也跟着去了。尼古拉则很不愿意地向着废车厢走去，他那匹黑马就拴在车厢旁。他真不愿离开拖拉机队，在队里要好过些，——和人们一起工作，就比较容易忍受落在他头上的那件不幸的事，然而他又不能不离开拖拉机队，因为去看看周围几个集体农庄的秋播作物是十分必要的。于是他就沿着被踩坏的、枯萎了的草地走去，眼睛瞧着脚下，徒然地竭力想驱走重新回到头脑里来的那些念头——关于妻子，关于她跟男教师奥符拉日尼的关系，以及近来象一副可耻而痛苦的重担似的压在他心头的一切。这些念头，不论白天黑夜，一直不离开脑子，妨碍他好好地生活和工作。

“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早饭吧，斯特列里佐夫同志！我煮了那么出色的粥，您怕一辈子也没吃过呐！”拖拉机队的女炊事员玛尔法，看见尼古拉·斯特列里佐夫颓丧地驼着背在田间灶旁边走过，便大声招呼他说。这座田间灶离车厢不远，是一个善于砌灶的拖拉机手热心砌成的。

尼古拉感激地向她点了点头，勉强笑了笑说：

“盛一点也好，玛尔法，说不定到晚上还回不了家呐。”

他在车厢的最低一个踏脚上坐下来，从女炊事员手里接过一钵子热气腾腾的粥，这才想到从昨天早晨起还没吃过东西。可是，吃了几匙可口的、稍微有点烟火气的薄粥，他就把钵子放在地上，接着——在这个早晨也不知已经是第几次了——重又从很旧的皮烟盒里抽出一支揉皱的烟卷来……

*

*

*

在蓝色的、蓝得耀眼的天空里，挂着一轮火辣辣的七月的太阳，飘着几片被风吹散的白得出奇的云彩。大路上，坦克履带的宽阔痕迹清晰地印在灰色的尘土里，上面又纵横交错地覆盖着汽车的车辙。大路两旁，草原仿佛热得死去了，青草无力地倒伏着，盐沼死气沉沉地发着暗淡的光，浅蓝色的动荡不定的热雾笼罩着远处

的丘陵，周围一片寂静，连老远都听得见土拨鼠吱吱的叫声；一只飞来飞去的螽斯，振动红色的小翅膀，发出单调的沙沙声，这声音久久地荡漾在炎热的空气中。

尼古拉·斯特列里佐夫走在最前列。他走到高地顶上，回头看了看，一眼就扫遍了伊尔明早村争夺战后幸存下来的全体人员。一百十七名战斗员和指挥员——最近几次战斗中伤亡极大的一团人的残余，正排成密集的纵队行进着。他们疲劳地挪动两腿，吞咽着飞扬在道路上的草原的苦涩的尘土。得了脑震荡的二营营长苏姆斯科夫大尉，在少校牺牲以后负起了全团的指挥工作，也稍微有点儿瘸地在路边走着。撤退前才从第二梯队里弄来的团旗，卷在褪色的套子里，它的旗杆此刻正在刘勃青科中士的宽肩膀上摇摇晃晃。还有那些受了轻伤的战士，扎着被尘埃弄脏的绷带，也都不甘落后地在队伍里行进着。

人们饱受了战斗、酷热、不眠之夜和长途跋涉的折磨，可是随时准备重新展开队形，重新接受战斗。在他们整齐的步伐中，在这一团打了败仗的人的缓慢的行进中，显出一种庄严动人的气象。

尼古拉匆匆地瞧了瞧那些熟悉的又瘦又黑的脸。在这该死的五天里，他们一团丧失了多少人呵！尼古拉感觉到他那热得干裂的嘴唇颤栗了一下，便慌忙回过头来。他真想放声痛哭一场，喉头感到一阵阵抽搐。他连忙低下头去，把发烫的钢盔拉到眼睛上，免得同志们看见他的眼泪……“我支持不住了，完全泄气了……可这都是因为天热，因为疲劳，”他想，吃力地挪动着仿佛灌了铅的、累坏了的腿，竭力不让步子缩小。

现在他头也不回地走着，呆呆地望着脚下，可是在他的眼前，好象在纠缠不清的恶梦里似的，又浮起不久以前那场战斗的画面来，正是那场战斗促成了这次大退却。这些画面虽然零乱，却鲜明得出奇地刻在他的脑子里。他又看见在山坡上急速爬行、隆隆发响的德国坦克的洪流，又看见在尘埃里奔跑的冲锋枪手，又看见炮弹

爆炸时的黑色溅落物，又看见邻营溃败下来的战士，混乱地顺着田野和还没有收割的麦田退却……随后是跟敌人摩托化步兵的战斗、半包围圈的突破、两翼射来的毁灭性炮火、被弹片折断的向日葵和那挺机枪，它的伤痕累累的枪筒埋在不深的弹坑里，机枪手被爆炸时的气浪抛到了一边，朝天躺着，已经牺牲了，浑身上下落满了向日葵的金黄色花瓣，花瓣上怪样而可怕地洒满了鲜血……

在那一天里，德国轰炸机四次耕耘式地轰炸了这个团的前阵地。敌人坦克的四次进攻都被击退了。“打得很好，可是没能坚守住……”尼古拉回忆着，伤心地想。

他闭了一会儿眼睛，重又看见盛开的葵花和蔓延在一行行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向日葵之间的松土上的牵牛花，重又看见那个被打死的机枪手……他开始不相连贯地想：向日葵田没有除过草，大概是因为集体农庄人手不够吧；在好多集体农庄里，有不少向日葵田从春天起就长满了杂草，至今一次都没有除过；那个机枪手看来是个真正的好汉，要不然战地的死神怎么会这样慈悲，没有使他粉身碎骨呢？他躺着，姿势优美地伸开手臂，全身完整无缺，覆着金黄色的葵花瓣，好象盖着一幅缀满星星的旗子。随后尼古拉又觉得，这一切都是胡思乱想，他看到过好多真正的好汉被弹片炸得四分五裂，血肉模糊，面目全非；至于那个机枪手死得那么漂亮，这只是偶然的事：由于爆炸时气浪的震动，娇嫩的葵花散落开来，温柔地撒在死人身上，触到了他的脸，好象这是人间最后的抚爱。也许这是美的，但是在战争中，外表的美给人以亵渎的感觉。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吧，这么久了，他还记着这位机枪手：身穿褪了色的灰白军便服，两条强壮的手臂张开在灼热的地面上，一双浅蓝无光的眼睛，视而不见地直望着太阳……

尼古拉竭力用意志来驱逐不必要的回忆。他拿定主意，此刻最好什么也不去想它，什么也不去回忆，就这么闭上眼睛走，留神听着步伐的沉重节拍，尽可能忘掉背上和浮肿的脚上的隐痛。

他真想喝水。他明知水一口也没有了，可还是伸手去摇了摇空水壶，勉强咽了咽聚到嘴里来的又浓又粘的唾液。

在高地的斜坡上，风舔了舔道路，把尘土都舔光了。在这以前差不多听不见的、淹没在尘土里的脚步声，忽然在精光的表面上重重地响起来。尼古拉张开了眼睛。已经看得见山下的一个村庄——四五十座哥萨克的白房子，房子周围都是果园，——和草原上一条筑有水坝的相当开阔的小河。从这高地上望下去，一座座雪白的小房子，好象乱散在草地上的鹅卵石。

默默地走着的战士们活跃起来了。有人说道：

“应该在这里歇会儿。”

“对啊，一早上走了怕也有三十公里了吧。”

尼古拉后面有人响亮地咂了咂嘴，用发毛的嗓子说：

“每人有半桶冰凉的泉水喝就好了……”

他们走过一动不动地伸展着翼片的风磨，进入了村子。一些褐色的、有花斑的小牛，在篱笆边懒洋洋地嚼着晒蔫了的草。不知什么地方有只母鸡使劲地咯咯叫着。鲜红的锦葵花，在栅栏后面睡意蒙眬地低下了头，一幅白窗帘，在敞开的窗子里微微摆动。尼古拉突然置身于这样的安谧和宁静之中，连忙睁大眼睛，屏住呼吸，仿佛生怕这种熟悉的、还是在好久好久以前见过的和平生活的画面，会忽然消失，会象暑气里的蜃楼那样溶化掉。

到了滨藜丛生的广场上，步兵整齐的脚步声又中断了，听不见了，只听见滨藜重甸甸的、下垂的花序，窸窣地擦着靴筒；快开败的滨藜花把绿色的花粉沾满靴子，同时在使人窒息的尘土味里掺进了它那淡淡的、忧郁的香气。

烽火也蔓延到了这个孤立在广漠无垠的顿河草原上的小村子。在好几家人家的院子里，紧靠板棚的墙壁，停着卫生营的汽车。街上有红军工兵部队的战士来来往往，几辆装得满满的三吨卡车，把刚锯好的柳树板往河边运去。在离广场不远的果园里，驻

扎着一个高射炮连。炮位都设在树边，巧妙地用枝叶伪装着，不久前构筑好的掩体的土堆上，也都铺着晒蔫了的草。最靠近小巷的那尊高炮，威武地竖起了炮筒，而那棵挂满了淡绿色的、还没成熟的晚种苹果的苹果树，就展开粗壮的树枝，信赖地拥抱着它。

兹维亚根采夫用臂肘撞了撞尼古拉，高兴地嚷道：

“这不是我们的炊事车吗，尼古拉！打起精神来！我们又有休息，又有河水，还有彼得·李西钦科跟他的炊事车，你他妈的还要什么呀？”

一团人就安顿在河边上一座荒芜的大果园里。尼古拉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冰凉的带点咸味的水，不时停一会儿，然后又贪婪地伏到桶边上。兹维亚根采夫瞧着他说：

“你看儿子的来信时也是这样的：看几个字，歇一会儿，然后又拿起信来再看。我可不喜欢拖拖拉拉的。我没这份耐心。喂，把水桶给我，要不然你会胀死的。”

他从尼古拉手里接过水桶，仰起头，象马一样大口地咕嘟咕嘟喝着，一口气就喝了大半桶。他那长满褐色硬毛的喉结痉挛地起着落着，灰色的暴眼睛怡然自得地眯缝着。他喝够了，咂了咂嘴，用军便服袖子擦擦嘴唇和浸湿的下巴，不满地说：

“这水并不太好，就是一样还可以；又冷又湿，要是盐分能减少点儿就好了。你还要喝吗？”

尼古拉摇摇头，这时兹维亚根采夫忽然问：

“总是儿子写信给你，我可没看见你收到过老婆的信。你不是鳏夫吧？”

尼古拉出乎自己意外地回答说：

“我没有老婆。离婚了。”

“好久了吗？”

“去年。”

“噢，原来这样，”兹维亚根采夫同情地拖长声音说。“那么孩子

跟谁呢？你好像有两个孩子吧？”

“两个。他们跟我母亲住在一起。”

“是你抛弃老婆的吗，尼古拉？”

“不，是她抛弃我……你明白不，战争第一天我出差回家，她不在家，走了。留下一张条子走了……”

尼古拉心甘情愿地讲着，后来不知怎的忽然中断了，沉默起来。他皱起眉头，闭紧嘴唇，坐到苹果树荫下，动手脱靴子，仍然是那么一声不响的。他心里已经懊悔讲这些话了。真不该把心里藏了整整一年的难言的隐痛，此刻就这么毫无必要地向随便碰到的一个人一古脑儿讲了出来，尽管从那人的声音里听得出是同情他的。但是他何苦去讲这件事呢？他的痛苦关兹维亚根采夫什么事？

兹维亚根采夫没有发现尼古拉俯下的脸已经板了起来，继续问长问短：

“她怎么啦，那贱货，另外找到了人？”

“我不知道，”尼古拉冷冰冰地回答。

“准是另外找到了人！”兹维亚根采夫很有把握地说，伤心地摇摇头。“那些娘们，真不知道她们是些什么人！你长得一表人材，薪水收入，不消说，也很不错，妈的，她还要什么呢？她这条母狗，为孩子着想过吗？”

这时，兹维亚根采夫比较留心地瞧了瞧尼古拉被钢盔遮暗的脸，明白不应该再把这事谈下去了。他象一切朴实而善良的人那样懂得分寸，便不再讲话，一边叹气，一边尴尬地站着，倒换着两只脚。随后他可怜起这个高大强壮的人来，这个同志跟他并肩作战、分尝士兵生活的艰苦已经有两个月之久了。他很想安慰安慰这个同志，再讲讲自己的事情，于是就坐到尼古拉身旁，讲了起来：

“尼古拉，你也别为她伤心了。等我们打完仗再说吧。主要的是孩子在你手里。老兄，孩子现在是主要的东西。生活的根子就在他们身上，我是这么个看法。破坏了的生活，将来就得由他们去